

都邑以永久無
 以佐司徒
 義至侯河清
 未期感慕王
 從從唐生以史
 流元道之激味
 文以同嬉趙侯
 也起與世少平
 看於是仲春令
 時和氣清原溫
 序百草滋
 王昨鼓翼蒼
 哀吟交頤頤頤
 嚶於焉也
 聊以好情尔乃
 吟在澤岸峭山
 仰飛織繳俯和
 流觸夫而亮會
 吞釣落空焉
 逸步輕嘲沈之
 銷于時瞻雲俄景
 以望舒極盤遊
 坐泉聲日夕而

王清淮 ● 著

問天者 張衡傳

張



衡

问天者

张衡传

王清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天者：张衡传 / 王清淮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0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ISBN 978-7-5063-9170-2

I. ①问… II. ①王… III. ①张衡 (78 ~ 139) - 传记
IV. ①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539号

问天者——张衡传

作 者：王清淮

传主画像：高 莽

责任编辑：史佳丽

书籍设计：刘晓翔+韩湛宁

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445千

印 张：28.25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70-2

定 价：70.00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组委会名单

主任：李 冰

委员：何建明 葛笑政

编委会名单

主任：何建明

委员：郑欣淼 李炳银 何西来 张 陵 张水舟 黄宾堂

文史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王家新 王曾瑜 孙 郁 刘彦君 李 浩 何西来
郑欣淼 陶文鹏 党圣元 袁行霈 郭启宏 黄留珠 董乃斌

文学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白 烨 田珍颖 刘 茵 张 陵 张水舟 李炳银
贺绍俊 黄宾堂 程步涛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张 衡

目录

001	开篇
005	第一章 / 家风
017	第二章 / 游学
042	第三章 / 朋友
065	第四章 / 约定
091	第五章 / 赏识
130	第六章 / 馈赠
148	第七章 / 潜龙
182	第八章 / 小试
208	第九章 / 专对
244	第十章 / 参天
283	第十一章 / 理地
314	第十二章 / 事变
359	第十三章 / 棋局
374	第十四章 / 惊雷
392	第十五章 / 天启
421	结篇
435	附录一 / 张衡年表
441	附录二 / 参考文献

开篇

公元二〇一四年，南阳。

盛夏时节，“天老爷”最不吝惜的就是热，热情洋溢地把烈火洒向地面，布满太空，南阳笼罩在“天老爷”神威之下，一座大火炉。“老神家”并不特别想晒一晒南阳，再过一百八十天，“老神家”就会让南阳凉爽下来，自己跑到南半球去折磨袋鼠和树袋熊，南阳就变成了春天、秋天或冬天。

“天老爷”，是南阳人对天的尊称，天，至高无上，谁敢不尊敬。但南阳人也有一个不把天叫“老爷”的，他把天就叫“天”。但这位敢于跟天讲平等的南阳人，目前还不急于出场，此时此刻，另外一个人正走在通往南阳石桥镇的沥青路面上。沥青被太阳晒得融化成半流体，把路面涂抹得乱七八糟，行人像跳方格一样在马路上东挪西挪地凌波微步，晒化的沥青会烫伤人的脚底板，连汽车轮子都被烫得吱吱叫。沥青路沥青路，听这名字就烫得慌，叫“柏油路”，但这路面跟柏油没有一个铜钱的交易，凭啥叫柏油路，干脆叫“油渣路”，油渣油渣，近似人渣，不好听。就这一个名词，大家意见都不统一，可见天子理天下有多难。

这个人 not 骑马，不开车，长发盘在头顶，一块简单的方巾打一个

结，用一根竹筷子固定，穿细布长衫，打着一把老式油纸伞，可以遮挡阳光和热浪。这么热的天穿长衫，长衫早就被汗水浸透，看得出他很虔诚。他着汉装，去拜访一位尊贵的汉代长者，他带着一颗朝圣的心拜访这位尊贵的汉代大人物——圣人。圣人长已矣，圣心长留天地间，故而朝圣。

他走到一处建筑前，停住脚步。一停下来，汗出愈多，如雨如注。稍稍休息，静下心来，瞻仰殿与堂。这原来是一座仿汉建筑，魏阙巍然，而访客稀少，正切合朝圣的气氛。他象征性地整理一下衣服，汗珠拂去，仪表庄严，走进这座向往已久的殿堂。

转过正厅，经过长长的甬道，就是宝顶，宝顶上草木峥嵘，更有松柏森森，宝顶下长眠着他仰慕的圣人。他对宝顶三鞠躬，周行三匝，从随身携带的粗布包中取出一页信笺，是他长期构思多次修改不断润色的祭文，这个虽然落寞但安静的场合，应该特别适合宣读对这位圣人的祭文。但他略一思索，把祭文装回布包，脸上显出一丝怅然，转身去阅读廊下的碑林。

他有些惊讶，不，他很惊讶：有一个人正在阅读碑文。有一个人阅读碑文，这个人完全就是他自己：长发盘头，长衫，一把油纸伞，一个粗布包。他仿佛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他径直上前招呼：“请问，您是？”另一个长衫猛抬头，显然也吓了一跳：他面前是另一个自己。

“敝姓范，敢问阁下？”

他暗自思忖：装束古风，言语也古意，难得。来而不往，非礼之义。

“敝姓李，李君实。请教阁下台甫？”

“范锐先。李先生，尊讳君实，敢是科学院院士李君实？”

“惭愧惭愧，有污慧听。范先生名满天下，学者争相识荆，学子渴望门墙，士庶远濡芳泽，久仰久仰。”

“李先生文章大家，引领一代风骚，甫近不惑，即著作等身，天下趋慕。今日第一次见面，在圣人殿堂，恕我直言，李先生似乎还缺一部……”

“范先生暂停，在下不敢僭越，还缺一部书的，应该是范先生。”

“哪里哪里，是李先生。”

“不然。范先生兼通天文学、天体物理学，最懂天圣之心，最知天圣之志，窃以为范先生学问，实为天圣嫡传，著作天圣之书，申述天圣之志，范先生当仁不让……”

范锐先愣住了，斑白的鬓角似乎也在颤抖，他一改刚才礼节性的语调，仿佛重逢的老友，紧紧抓住李君实的双手：“你说，他是天圣？”

“医圣、兵圣、天圣，南阳三圣，他是之一，天圣！”

“这个念头，藏在我心里几十年了，谢谢，李先生，谢谢！”

博物馆馆长是一个年轻人，看见两个上了年纪的学者热烈交谈，他兴奋又疑惑，迟疑一会儿，走过来对两个老先生说：“小馆今天迎来贵客，蓬荜生辉。不过后学有一点好奇，两位老先生从哪里来呢？先生们的装束，教我肃然起敬，汉殿汉服，我仿佛跟随两位先生回到了两千年前的大汉帝国。可能我少见多怪，我们馆昨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跟您二位年纪相仿，也是一般装束，长衫，油纸雨伞。”

范、李两位同时问馆长：“他在哪？”

“老先生就住在我们馆，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经过老先生的提醒，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我们馆主的诞辰。实在不好意思，不瞒老先生们，小馆一向访客寥寥，后学不免心有他属，馆主的生辰冥寿，我们很少记住，失职失职。我领你们去吧。”

博物馆不大，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处偏殿，似乎是员工的宿舍，也充作临时招待客人的客房。客房整洁，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椅。长衫老者坐在椅子上，侧面窗外，窗外蝉鸣一片，盛夏的炎热在老者的身上似乎不起作用。一身清爽，心静自然凉的世外高人。

高人耳聪目明，看见两个长衫经过窗前，他知道与他有关，站起来迎接。打过招呼，大家知道他叫汤若木，职业小说家。汤若木人虽老派，小说却一律以“新”冠名，《新尚书》《新山海经》《新春秋繁露》《新论衡》《新雕龙》。

话题直接切入馆主。馆主的诞辰，三个人不约而同着汉装为馆主祭祀，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馆长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主张举办一个简

朴但隆重的仪式，推三位老先生共同主祭，本馆全体人员和前来参观的群众参与。虽然事先没有准备，但有国内三个顶级大学者主持盛事，可谓盛况空前。三人都赞成馆长的建议，推举李君实拟制祭文。李君实沉吟道：“我倒写了一篇的。”从文件夹中抽出那张信笺：“但我觉得，不够。怎样不够，我不知道，就是觉得不够。”

汤若木接过祭文，一眼扫过，说：“李兄说得不错，果然不够。‘二京豪奢，研珠画栋，南阳名衢，彩绣弥空。星蛟沉渊，飞腾起凤，祥云出岫，化地做龙。’文辞典雅，很美。但是，形容天圣，力度还觉不足，对，是力度……”

“天圣！”范锐先、李君实异口同声，“天圣？”

“天圣。有问题吗？”

“跟李兄和我想到一起了，看起来，我们必须合作了！”范锐先非常兴奋，跟在碑林时第一次听到李君实说“天圣”一样，斑白的鬓角又在发抖，“这样，我们一起来写一部‘天圣传’，三年后书成，以书祭祀天圣。今天的仪式从缓，二位意下如何？”

李君实说：“范兄天文学家，汤兄文学家，我忝列哲学家，正与天圣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三个‘家’吻合，这岂非天意？”

汤若木说：“我不够家，一个散淡闲人，但两位随时招呼随时到，唯二君马首是瞻。”

馆长更兴奋：“贵客临门，灯花报喜。三位大学者合作著书，真是珠联璧合。小馆今天为这件大事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预祝写作成功！”

汤、范、李同时说：“酒，留着庆功时喝，我们马上回去准备。”他们与馆长匆匆告别，来到大门外，回望魏阙，阙上一行大字：

张衡博物馆。

第一章 家风

一

南阳古称宛，属于楚地，战国时天下超大城市，与齐国临淄、魏国大梁、赵国邯郸齐名，为四大都会之一，四大都会三个在东方，只有宛深入内陆，在西部边陲崛起一个超大城市。城市聚拢人口，举袂成云，挥汗成雨，这些造云造雨的人都要吃要喝，结果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吸纳周边城镇为卫星城，方城、杜旗、唐河、新野、邓州、镇平、内乡、南召，都是宛的卫星城。

光武帝起兵南阳，最后平定天下，但他没有定都南阳，而移师洛阳。光武帝觉得南阳虽然很大，但毕竟偏僻，定都洛阳，可以控制广阔的东方，进而北图幽燕，西进祁连，广大中国疆域，恢复远祖高皇帝的强大帝国。事实证明光武帝的决策英明，他的帝国比起武皇帝一点也不逊色，在很多方面甚至大大超过高皇帝，比如对匈奴的战争，高皇帝和孝武皇帝的帝国把匈奴压迫在阴山以北，但匈奴仍时来入寇，终于西汉帝国，匈奴始终为中原帝国的劲敌，中原帝国时刻不敢松懈。光武帝和他的继任者派出强大的正规野战军，先后由窦固、窦宪统领，采取深入

持续追击、寻找敌人主力决战的策略，彻底击溃了匈奴，迫使匈奴西迁到中亚和东欧，完结了这个部族自西周以来侵扰中国的漫长的历史。他因此光荣地获得“光武帝”的尊号。

南阳虽然没有成为汉帝国的首都，但人文积淀深厚，是西汉帝国的人才资源库。光武帝时期一批重要的文臣武将多出于南阳，虽然与光武帝本人起自南阳有关，但主要还在南阳的人才不可替代。明帝为开国功臣建云台阁，图画二十八将军，其中十人来自南阳，前三名邓禹、吴汉、贾复都是南阳人。

跟随光武帝四方征战的还有南阳张堪，张堪虽然没有列位云台，但他的功绩同样显赫：平定巴蜀，张堪功在首位。

张堪因为军功，留任巴蜀，任太守之职。巴蜀远在西南，与中原交通极其不便，东出三峡，北上秦岭，均为“天路”：上天的路。大诗人李太白写诗感叹蜀道“难于上青天”，李白已然唐朝盛世，天下道路四通八达，尚且发此慨叹，汉帝国时期蜀道之难不知道要难于唐多少倍。张堪平蜀治蜀，这就等于在为大汉帝国竖立西南一柱。

蜀地物产丰饶，向称“天府”，而田赋钱粮运转不易，多为本地消化，收百姓多少钱粮，就养多少公务员。更重要的还是接下来这句：养多少公务员，就收百姓多少钱粮。节省民力，减轻民众养官的负担。蜀地四塞，外地打工的进不来，进来打工挣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的。入蜀的都是位尊多金的达官贵人，大船一路摇摇晃晃被纤夫沿川江拖上来，有身份，讲究派头，要钱要米也体面地要，不会急赤白脸地到农户家里抢夺。本地人从出生就在一起，脾气秉性知根知底，家里藏着几根柴互相都瞒不过，要想干点意外的事，也有点难。如果这人天生就犯浑，总叫人意外，比如曾经偷邻居一个南瓜，那么邻居丢了丝瓜，也立刻就去找他，不会有别人，一点也不意外。久而久之，这人总被揪住，从家里往外搬南瓜丝瓜，也觉得挺没劲，想吃南瓜，也学着自己去种。衣食足而知礼仪，其实衣食不足也能知礼仪，也能趋善避恶，这是稳定人群的自然教化力量使然。偷摸等作奸犯科的人少了，公务员也就不多用，钱粮支出简约。蜀人自己总结说，蜀人在蜀是虫，出蜀则为龙。蜀和巴，

原来的意思都是虫，巴是蛇的意思，可蛇到底也还是一个虫虫。出蜀为龙，是他已经成了龙，这才出蜀的，家里不藏几万金，他敢出蜀吗？李太白若不是富商老爸老哥做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也出不了巴蜀，写出“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去脍炙天下人口。总之，蜀地好地方，光武帝任命张堪为蜀郡太守，大概有与张堪乡梓的情分——蜀地富饶，连带着老乡张堪也能“先富起来”，即使不先富，跟着大家共同富裕，也挺好。

这一天，如果从南阳往南远望再远望，如果视力足够好，就能发现从荆州方向“开”过来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只有两个“单位”：一个人和他的一头驴。两个计量单位怎么能够称为“队伍”而且还“开过来”？因为，队伍虽然不大，但名头响亮：蜀郡太守张堪的队伍。原来张堪任期满，卸任回家，他家就在这石桥镇。

太守是汉帝国的高级官员，郡太守官秩二千石，各郡有郡丞一人，负责民政事务，虽然官位仅次于太守，官秩却突然下降为六百石。设置在边境地区的边郡还要设置长史一人，负责军政事务，也是六百石。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这是帝国为郡县官衙的“标配”，其他职位人选，朝廷就不再管，太守自己张罗。太守的衙门虽说简易，人也不会很少，汉帝国讲究面子，官场威仪还要完整，比如县衙门三八放告四九收文，排衙的场面绝不可冷清，威武雄壮，令人望而生畏，来告状的远远望见，气焰就矮下去，不告，回去了。民不告，官也不去追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天下太平。为官一任，就是盼着百姓不来告状，无所事事，可谓清官。至于那些盼着人们来打官司的，把打官司的看作衣食父母，也有，但从来不入流，梼杌太守给来告状的下跪，那当然是戏谑，也说明靠吃贿赂发财的，古来就稀奇。

为了面子威严，一应官场排场一样不可少，还有书佐、帮办、账房，一系列管理人员。这些人是固定的文官，吃国家俸禄，张堪离任，他们不离任，需等待侍奉下一任太守；有的由长官招聘，聘期一任，长官离任，聘期结束，他们再去寻找新主人，也可能就留在蜀郡，等着新

太守的续聘。一种国家的人，一种自由人，都不是张堪的人，太守卸任，大家纷纷作鸟兽散。所以张堪离任，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在汉代的成都九眼桥“人才市场”，人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足下原来当过什么官？小民曾经任蜀郡太守的书记。到我家守大门，去不去？好，成交！

孤独的老驴陪伴孤家寡人张堪，不但不再孤独，一路上倒兴高采烈，不时地打着响鼻。张堪以为它患了鼻炎，其实它没有，它只想给张堪一个动静，路上不寂寞，如果两种语言能够交流，它很想跟张堪聊点什么，实际上它已经在聊了，打响鼻就是它的语言，可张堪听不懂。看见老头子没反应，它就不再努力，自顾自地东张西望。它之所以这么兴奋，是闲的。

的确是闲的。这匹老驴是荆州户口，在码头迎来送往，帮人驮东西上船下船翻山越岭，苦差事做了多少年，这次出差最轻省。老头打从荆州出发就一直自己走，绝不劳烦老驴驮着他，所以它的背上只有一卷行李，十几斤，几升米的重量，一日三餐好吃好喝招待着，路上老头歇息，还放任老驴在草地上自己加餐，所以越走心里越舒坦，越走道路越亮堂，它还不知道，张堪已经决定把它留下来。张堪留下它，倒不是看它一路上摇头晃脑打喷嚏闹动静，老驴的多情努力，张堪一点没感觉，他算的经济账：从荆州到南阳，如果雇一头驴，还要带一个驴夫，人吃驴喂算上工钱，哪如直接买一头驴？所以这头驴实际上已经是张家的了，它完全可以放心地一辈子为张堪做驴做马。

张堪卸任的“仪仗”为何如此简约？张堪为政简约，疏于钱粮之事。离任时，自己招聘的人需要安置，多年的交友总要吃一回告别酒，这都要张堪个人掏腰包，一应事情做完，他的银两已所剩无几，买一张船票到荆州上岸，再买一头驴长途跋涉，剩下的一点散碎银子就藏在袖子里，将就支应到南阳。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无官的张堪彻底“一身轻”：除了行李，一文不名，行李由老驴驮着，所以他真是一身轻。七七八八拢共十几斤的小行李卷，为什么还要隆重地买一头驴遥远地送来，肩扛手提，无牵无挂，彻底地孑然一身，岂不更潇洒？那可不行，他是太守，要遵从皇上的规矩：太守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肩挑手提背驮，多

丢皇上的面子。一个卸任太守，自己扛着铺盖卷回家，千夫所指，要上史书的。再说，张堪已经五十多岁，一千里地，十多斤，等于做功“一千万公斤千米”，浩大的工程哩。

石桥镇张家早就得到消息，老爷最近卸任回乡，早早地洒扫庭除，派人每天在路口向南阳城方向张望，老爷驾临，及时通报，预备一家老少齐出远迎。石桥镇的大路上行人稀少，等候的小厮眼望渺无人迹的大路，阵阵困意袭来，忽然听见某动物的蹄子欢快地敲打石板路的声音，咯嗒咯嗒，渐渐来在眼前，小厮定睛一看，大叫一声，回头就跑：“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张堪笑笑：“哎呀，大惊小怪。”

张堪做官，穷着回乡，这不稀奇，南阳人习以为常，南阳民风一向淳朴，高车大马衣锦还乡，有模仿项羽的嫌疑，那才是最俗气的事情，会遭受旁人的斜眼儿。在前汉帝国朝廷中任廷尉的张释之，也是石桥镇人，张堪与他同族，张释之卸任回乡，同样静悄悄地轻装简从，以至朝廷来询问：张廷尉还没回到家吗？不惊动四邻。民风淳朴，官风也淳朴。其实官风民风一回事，要淳大家都淳，要朴大家都朴，没有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哪个因，哪个果。而且这种优良作风还有深远的示范效应，时间延至三国，地点远在东吴，陆绩卸任郁林太守，因为没有家财装船，船漂在水面上根本开不走，一阵风就会把船掀翻，船老大自有办法，指挥船工往船舱里搬运大石块，做“压舱物”，大船才把陆绩送回家。船一靠岸，人们纷纷上船，抢夺陆绩的……石头——都叫它“廉石”。再后来，小说家采取了这个故事主题，贾政做官，不但不能为家族财富增容，反而不断地从家里支取银两“贴补官用”，没几年把贾府掏出巨大的亏空。张堪不会从家里拿钱贴补衙门的开销，蜀郡太远，转运困难，想贴补官用也不够，但用薪俸贴补家用也不会很多，从今天的行囊就可以推知。十几斤行李卷，藏不了多少银两，这个问题，老驴最清楚，它轻捷健壮的脚步和欢快的长鸣，可以证明这一路把它闲得够呛。

因为来得突然，张家来不及列队欢迎，一家大小失了礼仪，一窝蜂似的奔向大门口，把张老爷团团围住。这个场面给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以深刻的印象，他羡慕而心向往之：“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

稚子侯门。”陶渊明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心花怒放，张堪看见儿子也兴高采烈，久宦在外，疏于照顾家人，看儿子天资，或耕或读，都是一份事业，这次卸任回家，时间充裕，家传事业接续才是要务。

儿子也长大了，十几岁的少年，知书达理，恭恭敬敬地见过父亲大人。张堪把儿子抱到门口的上马石上，仔细端详，几年不见，长得这般高，快要抱不动了。“儿子，这是什么？”“上马石。”“将来你要在这块石头上上马，为皇上征战，为皇上守土尽职。”

张堪果然是清官，还没进家门，就用宏大的忠孝节义理论教导儿子，汉帝国强盛无敌，四夷宾服，这些官员群体也贡献不小。

“父亲，儿子不想出去做官，儿子就想守在家里，侍候父亲母亲，将来养活一家老小，这块上马石，儿子怕是用不到的。”

张堪听儿子这番话，心里涌起愧意，不怪刚回家儿子就有怨言，这几年为皇上尽力，对家里的照应实在欠缺，夫人和儿子在家一定吃苦不少，以至儿子把为宦做官视为畏途。儿子也渐渐长大，他的路可以自己选择，而且对儿子的选择不但同意，还要尊重。但这上马石……

多年以后，儿子的儿子也出生了，那是张堪在渔阳太守任上亡殁以后又很久了，孙子张衡实现了张堪的意愿，登上家门口这块上马石，一路向北，拨动自己人生的这根指针。指针不是万石高官，也不是万军统帅，他的指针遥遥指向无边的天际。

二

张堪赋闲在家，暂时没有新职。汉代实行官俸制，无官则无俸，赋闲在家的张堪，朝廷并不派发钱粮，所以汉官难当，所以汉官不指望做官吃饭。张堪随光武帝起兵，身份已然南阳大户，拥有若干丁壮，赴任巴蜀，张家的家财不增益，却也不见得有多么大的损失，现在张家仍然是南阳大户，张堪在家安然当老太爷，也算弥补长期抛家舍业对家人的感情亏欠。